

大師與校花

● 戚宜君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富春江上神仙侶

「幾生修到才子婦」是古今女性夢寐以求的期望，「添香伴讀人如玉」更是中外男性追求的目標。郎才女貌，天成佳偶，魚水歡諧，愛河永浴者，固然比比皆是；天妬良緣，好事多磨，晴天霹靂，勞雁分飛者，亦復不勝枚舉。

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，浪漫大師郁達夫與杭州女師校花王映霞的一段愛情史，從瘋狂追求到歡結連理，由鶼鶼情深到反目仇讎，前後十三年的時間，一波三折，高潮迭起；有花香鳥語的愛戀場面、有清風朗月的靜謐情感、有狂風驟雨的心靈波濤，終歸於萬木凋零的枯寂與落寞。兩人情感的熱烈，愛戀的真摯，從日記、書信、詩詞及文章中，火辣辣的震撼着無數讀者；多少人為他們的韻事而陶醉，多少人也為他們分離而感嘆，長久以來傳說紛紛，莫衷一是，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愛情始末，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蕩漾出來的漣漪，的確是經久而仍然無法平靜或止息的！

郁達夫三十二歲那年，無意中邂逅了年甫二十歲的王映霞，一個是情感豐富的獵艷高手，一

個是情竇初開的美貌佳人，這廂展開了凌厲的追逐行動，那廂則如醉如癡的欲迎還拒；終於在相識不到半年便訂定白首之盟，又過了半年，在春暖花開時節，本擬前往日本旅行結婚，而後因故改於上海完成嘉禮。新婚燕爾，伉儷情深，輕憐蜜愛，夫唱婦隨，前後不到七年，王映霞接連為郁達夫生了四個兒子，中間移家杭州西子湖畔，建築「風雨茅廬」，吟風弄月，嘯傲湖山，羨煞了多少親朋故舊，更使得天下有情男女為之嚮慕不已。

「風雨茅廬」倚山傍水，氣象萬千，落成後成了杭州達官名流經常出入的地方，此時的王映霞猶如牡丹盛放，周旋在賓客之中，像個花蝴蝶似的展露了她社交方面的才華；而郁達夫却偏偏跑到福建省政府去供職，遂給予王映霞更多迴旋的時間與空間，使得這一隻花蝴蝶似的美人兒渾忘所以，飛越了「風雨茅廬」的圍牆，悲劇於焉滋生。

抗戰軍興，郁達夫遠在福州，王映霞拖着全家大小先回富陽，再經環山而避難到了麗水，與杭州舊識朝夕相處，紅杏出牆的風聲，遂沸沸揚揚的傳播開來。郁達夫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，

娶家西上武漢，雙方的關係一波三折，一個是一會因酒醉輾名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，生就一副風流豪放的性格；一個却是貌美如花，不甘寂寞，雖然有良好的家世，仍然不脫庸俗習慣，兩人各走極端，終於釀成水火不能相容的態勢。

武漢戰雲密布，郁家倉皇遷往湘西偏僻小縣漢壽，未幾郁達夫又隻身前往福州供職，長沙第一次會戰前夕，王映霞携家擠上開往浙江的最後一列火車抵達江山，僅携一子前往福州與郁達夫相會，很快的便登輪出發，遠赴新加坡，開創他們生命中的明天了。

擺脫他們所熟稔的人與事，以為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一切可以從頭開始，然而事與願違，雙方關係不但未見好轉，而且由貌合神離，同床異夢，進而至於互揭瘡疤，形同水火，日漸惡化的結果，終於協議離婚。這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事，距離他們抵達新加坡才不過一年半而已。

大抵言之，郁達夫是一個性情坦率而稍嫌幼稚的人，才思敏捷，文筆細膩，但却牢騷滿腹，有奇特的幻想和惶惑，更有浪漫的作風和自我嘲弄的習慣；而王映霞不失為一穎慧而美麗的大家

闊秀風範，不過多少帶有一點顧影自憐，煙視媚行的舉動。郁達夫是一個頹廢派的名士，王映霞則是一個虛榮心十足的舊式閨媛，郁達夫既不能在物質方面予以充份的滿足，甚至在精神方面又不能予以慰藉及諒解，誠如他所說的：「一個女人要從各方面征服了她，才可以永遠控制住她的心靈。」郁達夫實際上並不具備徹底征服王映霞的條件，因此也就無法永遠控制住她的心靈了。

郁達夫的情書使得王映霞大受感動，郁達夫的日記、詩詞以及甜言蜜語更使得王映霞飄飄欲仙；在郁達夫的筆下，王映霞的美麗與穎慧獲得過份的渲染，透過報刊的披露，使得王映霞的名字天下皆知。老實說，王映霞的墜入郁達夫的情網，與郁達夫的一支生花妙筆，有着密不可分之關連，被曼妙綺麗的氣氛所籠罩，根本無視於實際婚姻生活的繁瑣與艱難。

不食人間煙火式的愛情，一旦從雲裡霧裡跌落進現實生活的塵埃，柴米油鹽，相夫教子，使得王映霞這個美人胚子心有不甘，於是移家杭州，用盡了積蓄，建築「風雨茅廬」，過着寓公寓婆式的豪華生活，名實不符，難以支撐，就非得要付出其他方面的努力和代價不可了。

爲了家計，郁達夫遠赴福州供職，留下了偌大的空檔，使王映霞簡直成了杭州市上高級社交場合的名女人，於是愛情的悲劇開始埋下了種籽；其後隨着中日戰爭的腳步，兩人的關係也愈演愈糟，由猜忌、口角、出走、和解、冷戰、詆諆、分居，而終至仳離。

郁達夫與王映霞在民國十六年一月間相識、

相戀，翌年三月結婚，到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底仳離，前後十三年的時間，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：婚前初戀，熾熱炙人，是典型的民國初元時期文壇浪漫感傷風氣的縮影；婚後兩情融洽，有熱戀的癡狂，更有夫妻感情的纏綿緋側；移家杭州後由於外力的介入，情感發生了變化，疑神疑鬼，齟齬迭起，勉強維持，最爲傷感累人；最後是遠走南洋，裂痕日深，國難家悲，意緒蕭索，終至勞燕紛飛。

郁、王的愛情史膾炙人口，其中恩怨怨怨，是是非非，由於各說各話，令人如墜五里霧中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何況是愛情的曲折離奇；好在近年來有關兩人的資料陸續被發掘出來者爲數不少，從而也可以使我們對事實的來龍去脈，獲致較爲接近事實的瞭解。

「富春江上神仙侶」是易君左描繪郁達夫與王映霞伉儷情深的詩句，然而一離開富春江畔，兩人的感情便走了樣，及至南渡星洲，發表了「毀家詩紀」，郁達夫高唱：「不欲金盆收覆水，爲誰憔悴客天涯。」之際，朋友們所看到的狀況是：郁達夫與朋友縱情歡談時，王映霞乖乖的坐在一旁，深情款款的望着她的夫婿；當郁達夫要同朋友們外出時，王映霞像照顧小孩一樣，替他梳理蓬鬆的頭髮；在公開場合，總見他們出入相隨，十分親蜜，使朋友們十分羨慕，紛紛有詩句云：

「留得千秋佳話在，一杯同祝愛無涯。」
 「纏綿但看鴛鴦侶，相愛相憐水一涯。」
 「漫道詩人慣飄泊，紅妝相伴到天涯。」

朋友們也都希望他們夫婦，忘掉以往不愉快的事，一切重新開始，即所謂「何嘗一笑忘前事，重結鴛鴦寄海涯。」然而一切都已太遲了。

原是一對人人艷羨的神仙眷屬，由於郁達夫的名士風流，動輒携妓宿娼，而王映霞也不甘寂寞，進行感情走私的勾當，海誓山盟的情感到了這種地步，也就真箇是「覆水難收」了。

文壇久已擅風華

文學家，名詩人郁達夫幼名蔭生，學名文，字達夫，他的著作多以「達夫」署名，爲人題字亦多用「達夫」，因而他的本名反而鮮爲人知，另外向報刊投稿還經常使用「日歸」、「旭」、「文」及「春江釣徒」等筆名，但是等到結集出版單行本時，便又換成了「郁達夫」三字。

郁家的遠祖，曾經擔任宋朝的太醫院尹，宋室南渡時追隨朝廷遷至杭州，而後溯富春江而上，定居在距離杭州八十里的富陽小城。八百年來，世代以行醫讀書爲業，傳到郁企曾這一代，除了懸壺濟世而外，並設塾教授蒙童，且任地方「莊書」，經辦一些房屋及土地的買賣手續，仍然維持着書香門第的局面。

郁企曾與妻子陸氏育有子女四人，長子名華，學名慶雲，幼名廉生，字曼陀；次子名浩，幼名浩生，字養吾；三女名鳳珍，幼名阿鳳，四子就是郁達夫了。

郁達夫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十一月初三子夜，六歲時父親過世，家庭生計頗感

艱難，幾畝薄田難以維持，只好由陸氏拋頭露面，在巷口擺設一卡雜貨攤，賺取蠅頭小利以貼補家用；全家大小經常處於饑餓狀態之中，姐姐郁鳳珍就因為無力撫養，忍痛送給了環山葉家為童養媳，在郁達夫的記憶中，沒有歡樂的童年，他的兒時歲月，是空洞而蒼白的。

清光緒二十九年，郁達夫七歲開始入塾讀書，連續五年的私塾教育，為他的舊文學素養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，隨後升入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，這個由「春江書院」改辦的洋學堂，算是偏僻的富陽小縣最高的學府了，同學之中還有幾個三十多歲的秀才呢！

那時的高等小學堂，兼習英文，「十三間字子云居，初讀環異地書」就是郁達夫描寫初習西歐文字的詩句。由於他的天資穎敏，成績特佳，獲得跳班升級，贏得師友的刮目相看，而自己也與綴勃勃的吟出「功業他年差可想，荒村終老蛀蟲魚」。

雖然不屑於荒村終老，然而富春江畔的景色，却使郁達夫十分着迷，風煙俱靜，山水凝碧，江清魚躍，直視見底；急湍似箭，猛浪若奔，好鳥和鳴，啾啾成韻；橫柯上蔽，白晝猶昏，疏枝交映，有時見日。富春江曲折處如青龍漫舞，騰空而下；挺拔處似利劍落地，磅礅羣山。富陽小城三面環山，一面臨江，像一顆明珠嵌在畫中，沿江景色是一幅活的山水畫屏，朝曦晚霞中更是饒態萬方，沁人心脾。附近有東漢時嚴子陵的垂釣處，古樹虬蟠，石階陡峭，江水千丈，形勢險峻，益見千古異人的高風亮節。郁達夫的文學才

情，得力於富春山水的陶冶不少，他會有七言絕句一首云：

家在嚴陵灘上住，春時風物晉山川；
碧桃三月花如錦，來往春江有釣船。

當時的高等小學堂是接續私塾的新式基礎教育，肄業期限為四年，郁達夫因為成績優異而跳班升級，三年時間便學成畢業，而且名列前茅，並獲得獎品，係一本厚厚的「吳梅村詩集」，這時他是十五歲，前此最愛讀兩漢史書，至此開始鑽研舊體詩詞，曾有自述詩云：

吾生十五無他嗜，只愛蘭臺令史書；
忽遇江南吳祭酒，梅花雪裡學詩初。

清宣統二年，郁達夫的長兄郁曼陀已經任職於清廷外務部，二兄郁養吾也在杭州駐軍當上排長級的武官，郁家經濟狀況大有起色，十六歲的郁達夫遂離家前往嘉興中學就讀；由於離家遙遠，思親情切，半年後改入杭府中學，與徐志摩同班，課餘之暇，讀了不少古典小說，開始向報刊投稿，偶獲採用，輒雀躍不已。

民國元年初秋，進入美國長老教會在杭州設立的之江大學預科，兩個月後因鬧學潮而被開除。翌年再進入浸禮教會所辦的蕙蘭中學，這時他是十八歲。恰好此時改任法官的長兄郁曼陀奉派日本考察司法，遂隨兄前往日本東京，經過半年多的補習，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備班，先學文哲，後習醫學，一年後獲得官費待遇，分發至第八高等學校就讀。

官費每月可領取三十二元，第八高等學校在日本西部的商業都會區名古屋的郊區，生活維持

無虞，却因離國懷鄉，心裡充滿了無限悲涼，長久情緒鬱結，一度發展成刺激性神經衰弱症，不得不中途輟學，遷居風景宜人的「晴雪園」中休養，這是民國五年冬天的事，郁達夫此時是二十一歲。

半年後病癒復學，由醫科轉入法學部政治學科，此後四年，詩興大發，先後寫成舊體詩二百餘首，陸續在校刊及上海、杭州等地報刊發表，且輯成詩集，並題詩兩首為序云：

枉拋心力著書成，贏得輕狂小杜名；
斷業我從蘇玉局，先生才地太聰明。
著書原計萬年期，死後方千倘見知；
我亦好名如老子，函關東去更題詩。

雖然是自吹自擂，然而當時的報刊編者，已盛讚他的詩作「如春草乍綠，尚存冬心，尤妙於艷體；奇想妙喻，信手拈出，絕無矮人觀場之憾，轉有長爪扒籬之快，一唱三嘆，舌燭不下」。在名古屋四年期間，自從由醫科轉入經濟科後，課業一下子輕鬆了不少，郁達夫寫詩之外，大量閱讀德、英、日、俄的小說創作，於是開始小說的構思與習作。二十二歲那年暑假乘船返國探親，母親陸氏好說歹說為他訂下了孫荃的親事。

孫荃是一位舊式小脚女子，比郁達夫小一歲，自幼熟讀「女四書」和「列女傳」，能詩能文，此後書信往來，多附唱和之作，孫家一再催促完婚，郁達夫一再採取拖延戰術，寄詩孫荃云：「此身未許緣親老，請守清閨再五年。」

民國八年夏天，進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繼續深造，開始涉獵禪學書籍，作品亦陸續

(一) 花校與師大

在國內杭州、上海、北平等地報刊發表，有舊體詩，有日記，也有小說。這時郁達夫已經二十五歲了，而未婚妻也已二十四歲，在往昔時與早婚的狀況下，十八九歲的女子就已經生兒育女了，孫家眼看閨女已經年屆花信，姑爺仍然逍遙東瀛，不免三番兩次催迫不已，於是郁達夫提出：「婚禮一切從簡，不拜堂、不用花轎、不鳴鑼擗鼓、不開洞房。」滿以為孫家不肯答應，就順理成章的拖延下去，想不到孫家却一口允承，於是郁達夫趁翌年暑假回國，匆匆完成婚禮，據郁達夫事後語人道：「孫氏能作書，置之家中，也好為母氏作一書記也。」

郁達夫繼續在日本帝國大學攻讀，課餘醉心於文藝創作，「沉淪」、「南遷」等小說陸續發表，一派浪漫、頹廢、叛逆的氣息，洋溢在字裡行間，直到民國十一年夏天，郁達夫通過了畢業考試，取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學科的學士學位，這時他是二十七歲，結束了他前後十年的日本留學生涯。

回國後，先後任教於安慶政治學校、北京大學、武昌師範大學、廣州中山大學，亦從事寫作及編輯工作。他的小脚妻子孫荃女士先生一子五歲而夭折，後來陸續又為他生下長子名叫郁天民，字元春，次女名叫潔民，三女名叫正民；孫氏謹守婦道，相夫教子，稱得上是一位賢淑的妻子。在民國十六年初春，郁達夫在上海遇見了王映霞以後，孫荃却受到了慘酷冷漠的待遇，這個滿肚子學問的丈夫，對孫荃而言實在是一個無情無義的男人啊！

詠絮多才做大家

王映霞本姓金，名寶琴，清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風光明媚的西子湖畔；及長秀外慧中，高挑健美，雙眸若秋水潑灑，臉廓輪廓猶如粉妝玉琢，膚如凝脂，通體雪艷，獲得了「葦薺白」的雅號，是一個出色的南國美人。由於外祖父王二南無子，金寶琴便與幼弟從小過繼給王家，改姓王，另取名旭，表字映霞，由外祖父撫育成成人，以承繼王氏香火。

提起王二南，在民元前後的杭州一帶，稱得上是有名的飽學之士，也是頗孚時望的耆宿。幼年時期即有神童之稱，每讀一書，過目成誦，至老不忘，舉凡經史百家、天文地理、朝章典故，無所不知，亦無所不曉，至於詩詞古文，尤稱箇中高手。

王二南生性豁達，每與師友飲酒賦詩，縱論古今，百杯不醉，人緣極佳。早年喪偶，不曾續絃，生一子名世羣，未成年而夭；遺一女守如，嫁與門人金永孫為妻，育有二子二女，於民國八年夏間患時疫而一病不起，當時長女——亦即王映霞年方十二歲，最小的兒子尚不滿三歲，孤兒寡婦，頓時陷入絕境。

自然而然的王守如率領子女投奔娘家，親娘已經過世，父親不曾續娶，於是父女與外孫湊成了一個鰥寡孤獨的奇特家庭，互相照顧，彼此扶持，維持了一個和樂融融的局面。為了嗣續，王二南把最大的外孫女和最小的外孫改為王姓，並重新取名，另外一個外孫及一個外孫女仍然姓金

，使得金、王兩家香火，皆可綿延不絕。

王映霞受到外祖父的薰陶及教導，作詩填詞亦大有可觀，佳詞麗句騰傳人口，咸譽為才氣堪與謝道韞媲美，而有「詠絮多才做大家」的盛讚。她的一首七言絕句便可窺見一斑，詩云：

翠竹蒼松繞屋栽，江邊溪畔任徘徊；
人間多少清閒福，豈是黃金買得來。

在杭州女師範學校讀書期間，王映霞喜歡運動，熱衷於各種社團活動，演講、辯論、作文、唱歌、舞蹈以及各類體育活動樣樣在行，鋒頭之健，無與倫比。尤其是她那白嫩肌膚，豐腴結實而又碩長的身材，加上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不但贏得了「校花」的頭銜，更因為才名及艷名溢播校外，而獲得「杭州小姐」的美譽。

根據多種資料的描繪以及多幀照片來看，王映霞相貌、身材、氣韻與風範大約是這樣的：一、眉目秀艷，細嫩白皙，豐乳盛脰，玉腿修長，纖指皓腕，雲鬢蓬鬆，每一寸每一分都散發着女性的魅力。二、儀態絕佳，落落大方，有南國佳麗的嬌媚，更有北地閨媛的英爽之氣。三、穎慧聰敏，靈巧無比，善解人意，雍容華貴，若杏花之含煙，又似牡丹之乍放。四、能詩能文，情趣高雅，口辭伶俐，談笑風生，尤其是銀鈴般的笑聲，每每能使滿室生春。五、待人接物，和藹可親，從不忸怩作態，令人有春陽乍現之感，陶醉於溫煦的氣氛之中。六、處事週到，入情入理，絕不使人難堪，各種大小場面均能從容應付，而不逾規亦不失禮。

有此六端，使她具備了美女、才女的條件，

更擁有社交及征服芸芸衆生的態勢；當她在杭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時候，正是十八九歲的錦繡年華，一襲大花旗袍，緊緊的裹在豐滿的胴體上，所到之處無不側目而視，頓時成爲杭州男士們注意的焦點。

王家大小姐的美艷與風情，盡得西子湖山綺麗靈秀之氣，王映霞的一顰一笑，不啻就是西湖山光水色的縮影；自認爲罩得住的富家子弟、達官貴人，紛紛運用各種管道，以期親近佳人。然而在民國十四五年那個時期，受過師範教育的女性尙屬鳳毛麟角，何況又是一個頂尖的美人兒，尙且具有一個高尚的家庭背景呢！因此，一般人又都把王映霞看成是天上的朗月明星，可望而不可及也。

而且王映霞也自視甚高，她的出身以及她的生活習慣，自然不能鍾情於一個滿腹經綸但卻沒有隔宿之糧的士人，當然也不會醉心於一個執袴子弟或是腦滿腸肥的癡人，加上初離校門，一顆心仍然飄盪在理想的雲裏霧裏，既無法把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，勾畫出一個鮮明的輪廓，因此在愛情的道路上，她的心田中仍然是一片空白。

反正暫時難以理出頭緒，索性遠離杭州，接受了省府教育廳的分發，千里迢迢的遠赴浙南，擔任溫州第十中學附屬小學的教師，在童稚的笑語中，使她的一顆心由絢爛而漸趨平靜，授課餘暇，每與要好的一位女同事談及未來志願，兩人均以不求榮華富貴，但得熱愛自己的郎君爲伴，清溪短笛、清茶淡飯、琴棋書畫、相對吟哦，則於願足矣！嘗有七律一首云：

富貴榮華我未求，赤忱慰勉幾生修；
他年若得雙偕隱，虛舍青溪願已酬。

不受塵埃半點侵，竹籬茅舍自甘心；
清茶糙米無他願，簫笛琴棋伴我吟。

有一位家住溫州的孫百剛，與王二南稱得上是通家之好，王映霞從杭州遠赴溫州任教，人地生疏，一個大姑娘家，必定有所不便，因此王二南便馳函孫百剛就近予以照應。孫百剛也是留學日本的新派人物，雖然算是王映霞的長輩，在初次相見中就有了良好的溝通，之後彼此時相交往，親如家人，使得王映霞身在異鄉，有了一個堅實的後盾與依託。

在孫百剛的眼中對王映霞的印象是這樣的：亭亭玉立的身材，健康美麗的姿貌，犀利風趣的談鋒，對人一見就熱絡的面龐，見着男子沒有那一種扭扭作態的小家子氣，處處都表現出一位聰明伶俐的女孩；尤其她那一雙明亮的大眼睛，烏溜溜、水汪汪，的確是十分迷人，一張比較大一些帶有嫵媚曲線的嘴唇，更給人以輕鬆的愉快印象。

在王映霞執教的小學裏，她同一位比她稍長一兩歲的寧波小姐孫老師同住一間宿舍，她們原先就是要好的同班同學，如今又在異鄉教書，形影相隨，算得上是閨中密友，孫百剛也經常携妻前往她們的宿舍造訪，看到的情形是兩張單人床上鋪着潔白藍花的床單，摺成四方形的棉被斜擺在床的一頭；房間中是對擺的兩張三層桌，作爲兩人的寫字檯及梳妝檯，上面鋪着枱布，放着簡單的化妝品及幾本東方雜誌、小說月報之類的

零雜書刊，雖然說不上是窗明几淨，也够得上是整齊清潔。

當時的孫百剛祇不過是三十出頭而已，但是因爲孫百剛的父親與王二南爲莫逆之交，在輩份上儼然就成了王映霞的長輩級的人物，在照顧上也就無微不至，王映霞也樂得接受這一份異鄉的親情，因而過從非常密切。

民國十五年冬天，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的腳步已經接近浙江，號稱五省聯軍的孫傳芳忙於負隅頑抗，溫州一帶迫近戰爭邊緣；迨到寒假期中，在急景凋年，臘鼓頻催聲中，王映霞跟隨孫百剛夫婦一同到了上海，租屋馬浪路尚賢坊。就在他們避難暫居上海法租界的這一段日子裏，因爲孫百剛與郁達夫是留日的同學，在一次郁達夫不期然拜訪中，邂逅了王映霞，從此便展開了一段令人豔羨的戀情。

猶如青絲學晚蠶

郁達夫的結髮妻子孫荃，就像是春蠶和蠟炬一樣，真所謂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。他們之間有歡笑、有熱淚、有坎坷的際遇、也有柔情蜜意的時光。

孫荃自幼生長在浙江省富陽縣南鄉偏僻的甯井地方，父親孫孝貞曾經寒窗苦讀，屢考秀才不第，遂拋開詩書務農，然而孫家却始終保持着的一份書香氣息。孫荃在父親的教導下，讀完了一些「三字經」、「千字文」、「小學集注」一類童蒙書籍，遂跟隨父親吟詩作文，並熟讀「女四書」及「列女傳」一類較爲高深的典籍，在窮鄉僻

壤中，算是一個知書達禮的好女子了，因此，孫孝貞決心要為女兒找一個像樣的婆家。

「人往高處爬，水往低處流」，要找一個好婆家，勢必要向富陽城中打主意了；於是有人便從中撮合，說是城中滿州弄內郁家，堪稱書香門第，家道雖然中落，然而子弟力爭上游，長子已在京城任職，次子也已在杭城為官，三子郁達夫正在東洋留學，將來前途正不可限量呢！

孫孝貞心想：「倘若是在達官貴人之家，是否能夠高攀得上，還是一個未知數。眼前這個破落的書香門第，祇要子弟能夠上進，自己的閨女嫁到這樣的人家，承擔了一份吃苦耐勞，協助丈夫開拓前途的勞績，將來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分享成功的果實。」左思右想，郁家實在是最理想的人家，於是便滿口允承了下來。

光是孫家允承也沒用，這廂郁家的老太太還要親眼瞧瞧未來兒媳婦的模樣，因為小兒子長年留學東洋，已經是見多識廣的時新人物，如果對方實在上不了枱面，將來如何向自己的兒子交代呢？說是「有空請孫家的閨女到城裡來玩玩」，其實就是要親自替兒子「相親」，看看這位鄉下姑娘够不够條件作郁家的媳婦。

在一個初秋的午後，孫荃有生以來第一次進城，在阿姨的陪同下到郁家作客。孫荃所看到的郁家是一幢三開間的老式樓房，坐落在富陽城內離南門不遠的滿州弄內，出弄便是風光明媚的富春江了；屋前庭院中，左右分植着兩株高大的柚子和杏梅樹，牆邊放了幾隻飼養金魚的大缸，臨街的花壇上雜亂的種植着各色的月季與鳳仙；孫

荃一下子便愛上了這所宅院，因而在見到郁母的時候，態度就顯得格外的自然和親切。

在郁母的眼睛裏對孫家閨女的初步印象是：忠厚老實，鄉下姑娘，一襲印花布衫褲乾淨而合身，烏油油的大辮子垂在腦後，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爍着誠懇的光芒；特別是那一雙惹人憐愛的小腳，以及象徵着多子的豐滿臀部，使得郁母大為高興，就連郁家的老祖母戴氏也一直接憐惜的叫着：「坐下來說話啊！怪可憐人的！」原來一盞茶的工夫，就要結束「相親」的節目，郁家却硬是留下孫荃住了一夜。之後，郁達夫在日本便經常接到家信，要他抽空回家完成婚姻大事。

民國六年夏天八月初，郁達夫去國四年多後，第一次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，按照郁母的意見本來是要為郁達夫完成婚禮，無奈郁達夫以種種理由固却之，最後總算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訂婚儀式，從此孫荃也就算是「一生是郁家的人，死是郁家的鬼」了。

郁達夫這次回國只在家裏住了幾天，便風塵僕僕的轉往上海、杭州等地遊覽風景名勝，訂婚一事根本不曾放在心上。一方面是對母親包辦的婚姻十分不滿，一方面也憎惡孫荃實在太土，簡直無法想像在未來漫長的歲月中，如何與這位鄉下姑娘相處到老。

為了不使年邁的母親傷心，似乎只有拖延一途，拖到孫荃對這項婚約冷心而自動要求解除為止；不料孫荃却吃了稱坨鐵了心，不但經常前往城裏郁家侍候郁達夫的祖母及母親，而且擔負起與郁達夫通信的代筆者，不斷以柔情蜜意貫注於

字裏行間，久而久之，郁達夫竟然慢慢的在心靈深處，不再那麼激烈的排斥這個鄉下姑娘了。

訂婚三年以後，也就是民國九年的暑假，郁達夫在孫家與母親的一再催迫下，提出了若干苛刻的條件，孫荃的哥哥致函稱：「但能回鄉完成婚事，一切安排悉依尊意。」於是郁達夫由日本回到了富陽，七月二十四日與孫荃完婚。

沒有繁文縟節的結婚儀式，沒有證婚人、沒有請親戚朋友來吃喜酒，甚至連一對紅蠟燭及幾響花炮也沒有；當天晌晚時分，孫荃坐了一乘普通用作代步的小轎，從城南六十里的甯井到了城裡的滿州弄郁家，只簡簡單單的吃了夜飯，便一個人上樓去睡覺了。

那天孫荃正患瘧疾，郁達夫到了半夜時分才進入所謂的「洞房」，孫荃正在發汗，雙頰潮紅，大汗濕透了她的白紡綢衫子，默默的向郁達夫望了一眼，便轉向床裏睡了，新婚之夜，就是如此冷清而已。

孫荃自幼生長在窮鄉僻壤，不會進過學校，也不會見識過通都大邑的世面，結婚那天最貴重的妝奩就是一篋她所熟讀的「列女傳」與「女四書」一類舊書籍；到了郁家，既不知女人的嬌媚是如何裝作，又不知時樣的衣裳是如何剪裁，祇是秉持柔順二字，作為爾後行動的準則。

正值三伏天氣，城中暑熱炙人，郁達夫與孫荃趁三朝回門之便，在甯井鄉間住了幾天，雙方情感似乎改善了不少；郁達夫起程前往日本繼續帝國大學的學業時，孫荃徹夜眼淚汪汪的叮叮嚀嚀，萬囑咐，說是祖母已是風燭殘年，母親也亦年

邁體衰，暑假、寒假若有空閒，應該多回來陪陪兩位老人家，並把一個祖傳的鑽石戒子塞進郁達夫手裏，以備異地短缺用度時，可以隨時質押變賣，以應急需。

又是兩年過去了，民國十一年郁達夫學成回國，忙着謀求前途發展，並沒有立刻回到富陽，郁母天天對着孫荃數落兒子的不孝；待至郁達夫接受了安慶法政學校教授的聘書回鄉省親的時候，家裏的氣氛非常冷漠與慘淡，母親在偏房膳室裡喝悶酒，孫荃在樓上房間裏掩面哭泣，一會兒聽見母親高聲叫罵：「小畜生畢了業還不知道回家來，在外面東逛西逛，回到家來一聲也不響，你就是封了王回來，也不應該擺架子呀！兩夫妻暗地裏通信商量，好來謀害我這個不中用的老太婆！」說罷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，弄得郁達夫滿頭霧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夜裏，才知道因為郁達夫的久客不歸，郁母思兒心切，時常拿孫荃出氣，孫荃逆來順受，經常以淚洗面，兩個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此刻還有些紅腫乾澀呢！郁達夫大為不忍，一把把孫荃摟在懷裡，潛意識裏覺得實在對不起這個屬於他自己的女人。

孫荃在郁達夫的懷抱裏享受着這個留學生丈夫的柔情蜜意，幽幽的說：「等你工作安定了以後，我跟你到外地去，早早晚晚也好侍候你的衣食起居啊！」郁達夫答應了她，順手捏到了她的小腿，從腳後跟到膝止，完全是一條瘦楞楞的直線，沒有突出的腿肚，也沒有豐腴的肌肉，不免大起憐惜之心。

孫荃跟着丈夫到了安慶，懷了身孕以後，整

天懶洋洋的躺在床上，她不是一個懶惰的女人，但是一起身便要嘔吐，天旋地轉又得連忙輪回床上；郁達夫不明就裏，粗聲粗氣咒罵不已，罵完了，氣消了，又會抱住孫荃表示歉意，終至兩人相擁而泣，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淚眼婆娑中，他們的情感也快速昇華到另外一層境界。

郁達夫的第一個孩子龍兒在安慶出生了，不久後辭去教職，攜帶妻兒轉往上海，由於生活一時無法安定，不得不把孫荃與六個月大的孩子送回富陽老家。深夜裏孫荃抱着孩子單獨上車，郁達夫眼看妻兒的火車消失在夜幕中，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行熱淚；他自責、他憐惜、他心痛如割，想起對這個可憐的女人，從不屑的排斥到無理咒罵，從莫名其妙的精神虐待到微妙的諒解與契合，他發誓在往後的日子裏，要想盡辦法對這個可憐的女人，給予一些豐沛的補賞。

民國十二年初冬，郁達夫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聘書，寄住在西城阜成門內錦什坊街巡捕廳胡同二十八號長兄郁曼陀家裏，這時郁家祖母戴氏業已於春間謝世，孫荃與郁母關係十分惡劣，郁達夫把孫荃接到北平，在什利河北岸租了間民房，這時他們的龍兒已經四歲了，胖嘟嘟的非常可愛，夫妻兩人時常帶着龍兒，漫步於什利海岸邊的柳蔭中，生活過得閒適而愉快。

他們租屋的院子裏有一架葡萄，兩棵桑樹，葡萄成熟時，郁達夫爬高去摘，孫荃在下面兜起了大褂，仰着頭看郁達夫把一串串的葡萄丟進她的大褂斗裏，上下不時的笑語聲喧，連房東都說他們真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呢！秋風起後，棗

樹上青青的棗子逐漸泛紅，半夜裏老是有熟透了的棗子辭枝自落。郁達夫和孫荃躺在床上，有時且哭且談，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；在這樣幽幽的談話中間，最怕聽的就是咕嗒的墜棗之聲。

後來，郁達夫又離開北平，到武漢去教書，再轉往廣州教書。民國十四年五月間，郁達夫在廣州一連接到孫荃在北平打來幾通急電，告以龍兒罹患腦膜炎病情嚴重，郁達夫倉皇趕到北平，年甫五歲的龍兒已經死了，葬在妙光閣的廣詣園塋地。孫荃經此打擊，真箇是痛不欲生，郁達夫自然也是淚眼相向，兩人互相慰藉，生命已經緊密的連結在一起，如果說郁達夫與孫荃是一對怨偶，那是不切實亦不符合事實的說法。郁達夫曾有詩云：

生死中年兩不堪，生非容易死非甘；
劇憐病骨如秋鶴，猶如青絲學晚蠶。
一樣傷心悲命薄，幾人憤世作清談；
何當放棹江湖去，淺水蘆花共結庵。

這是郁達夫在病中，住在杭州肺病療養院中寫給孫荃的詩句，其中有牢騷也有自憐，更有對他結髮妻子的憐愛以及對兩人未來的憧憬，情致綿綿，刻骨銘心，怎麼看也看不出他們夫妻有不愉快的跡象，也找不出有什麼感情危機的存在。然而時隔不久，郁達夫在上海認識了王映霞，慾令智昏，一下子便把孫荃拋諸腦後。爲了討好王映霞，郁達夫雖然狠心的拋棄了孫荃，然而在孫荃的心目中，郁達夫仍然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二女一子陸續出世，藕斷絲連，即使海枯石爛，孫荃仍然是郁達夫的結髮妻子。（未完待續）